

《一番榨》贾新城
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年8月

泥土里的智慧

评九歌散文《人物三题》

□杨淑清

九歌出生于农村,对泥土有着格外亲近的感觉,由此也就很喜欢书写乡情、乡音的文章。他的散文大都书写东北这片土地上的人情世故。读他的散文《人物三题》,仿若又回到了儿时听父辈们聚在一起讲故事的场景——大家嘻嘻哈哈边说边笑,一个个看似幽默的笑话里却隐藏着人生的大智慧。这些智慧来自于淳朴的农村,来自于厚重的泥土地。

九歌的散文不是辞藻的炫彩,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如蓝天白云般的明净、清澈之气;九歌的散文不是浓妆艳抹的娇艳,文字像棵棵翠绿的禾苗一样清纯、素朴;九歌的散文没有惊涛骇浪的慷慨激昂,如乡间的小河流水一样静静流淌,不悲情不矫情,闲情自适随意自然。这些文字像晴朗夜空里的星星,眨巴着晶亮的眼睛映照着那片土地;像泥土地上长出的嘉禾、蔬果,散发着泥土的芬芳。

九歌所书写的事,是在农村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,对于那片土地而言就像乡村大地上的泥土一样再平常不过了。而这恰恰就是乡村真正的生活。“闲来无事,屯中三五个人凑一起闲侃,侃来侃去,话就越扯越远,没边没沿儿,犟起来是常事”。确实,在农事的间隙,乡人手持着锄头,或者把农具放在地上,盘腿一坐,掏出烟袋点上烟,聊聊村里村外的事,宽心解乏。抑或在屋前屋后,几个人凑在一起,你一句、我一句,东说说,西扯扯,多说无所谓,扯远了再说回来,反正“吹牛不上税”。还有许多,如“灰头土脸嗓子眼打转儿”“姜大吵吵”“雨天不用刮泥板,晴天铲过一趟烟,不伤苗不算,还不带打花哒锄的”“你一言我一语地杠他”……乡间俚语,道尽乡情,很多乡村的生活场景,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,贴切、熟悉,就如同乡村泥土一样的朴实。

发表了十篇。公安、罪案题材小说因其叙事中的悬疑设置、直观反映社会矛盾冲突等因素,能引起读者很强的阅读期待,一直在文坛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。过去很多文学史家会把刑侦罪案小说纳入通俗小说之列,进而将其从纯文学、雅文学中排除,让小说走向小众,拒绝文学商业化的“平庸”。但这可能也是一种偏执,允许小众,但也不拒绝大众,这才是文学创作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。

“王木多”系列小说的阅读体验是非常顺畅的,繁花小镇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,乡土中国的血缘、地缘、业缘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在小镇里得到了充分体现。《王木多突然挺忙》中出现的各色人物,从最初的农民周大力,到律师韦承文、暴发户郑富强,以及外来女黄莉莎等等,都与王木多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,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,让王木多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这些人物之间的矛盾。而小镇的发展、人性的变化也在这些矛盾关系中展现出来。贾新城曾谈到,“王木多”系列小说“主要揭示和展现基层公安民警如何灵活掌握政策,合理把握尺度,用真情解构家长里短,用智慧化解鸡毛蒜皮,最大化追求执法的社会效果,送群众宽心温暖,教人们弃恶从善”。

人情是圆的,法律是方的。如何在执法过程中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,是贾新城30年从警生涯中一直不断思考的问题,这一问题也构成了“王木多”系列小说中的核心冲突。《锁麟囊》里杀人者衣而三逃亡后化名赵化勇,在矿难中幸存下来,却变成了精神错乱的重度残疾人。对这样一个特殊的犯罪嫌疑人,是否将其抓捕归案,成为王木多和他的战友们争论的焦点。《铜美案》及时回应了网络上热议的拐卖妇女儿童事件,正如贾新城所写,“以罪为罪而知罪之案不难,以罪不为罪不知罪之案才难”。王木多虽然潜入屯丘村解救了被拐女孩佟小南,但另一位八岁时被拐卖到村里的女孩,如今已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,难以离开这个封闭的村庄了。被拐妇女儿童的伤痛和遗憾,读来令人唏嘘。

小说集《一番榨》中的另一个主题是对城镇男女两性情感的表达。贾新城似乎有意打造他的繁花镇故事,小说集开篇的《马莲》同样发生在繁花镇,故事里弥漫着小镇的乡愁。作者将主人公的经历与小镇的发展进行了不露声色的同步化处理,“老杜家姑娘回来了”,这一条返乡的信息牵出了对年少时光的回望,和小镇中人的缘起缘灭。这里的乡愁不是对城市化的抵抗,作者无意讨论城乡变迁,而是对小镇平凡生活的溯源,以及对自我生存状况的追问。“这似乎是一个无婚不育的年代”,马莲的叹息让人觉得,学生时代的性骚扰,成年之后的婚外情在时代车轮的碾动下都变得无

比空虚。

小说集《一番榨》对女性心理也有较为深入的探寻。《转经轮》与《烂昭昭今未央》两篇可以进行对话,《转经轮》中的苏瑾在丈夫出轨她的双胞胎妹妹苏菲后,选择带着儿子远走他乡,到西藏开辟了新生活,她身边的男孩是不是“我”的儿子,三个管她叫妈妈的女孩又从何而来,苏瑾与苏菲的命运又有何不同,如果苏瑾与“我”仍生活在原来的城市,会不会像苏菲那样精神抑郁、屡次自杀?这些问题使小说充满了未知和哲理的色彩。从这样的思路看,《烂昭昭今未央》中的未央也是一位被生活的琐碎压垮的女性,平淡无奇的丈夫,婚后多年没有子嗣,人到中年的肥胖,持续不断的病痛,以及意外的出轨等等,都将未央推向了那个平静清澈的大湖。

值得关注的是,《一番榨》一篇对创作形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。《一番榨》具有某种后先锋的意味,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写作曾因刘索拉、马原、洪峰、余华、苏童等作家的创作爆红文坛,虽然持续时间不长,但给后来的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《一番榨》部分继承了亦真亦幻的先锋小说传统,同时融入了新的描写元素。解读这篇小说的钥匙应该是那首题为《量子纠缠:爱丽丝与鲍勃》的诗,主人公也如量子纠缠一般,一分为二,量子化的“你”粗鲁、直接,以鲍勃为名,实体化的“他”谦虚、内敛,冠以女性化的名字爱丽丝,面对心中的爱人安丁,“你”和“他”纠缠不清,大打出手,最终“我”从他和他中间脱身”,与安丁完成了一个“淡淡而又深深的拥抱”。小说充分展现出主人公的潜意识和无意识,这也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元素进入小说写作的一种表征。小说对主人公的分裂写法,会激发读者什么是写实,什么是虚构,什么是变形的虚构的思考。

此外,极具审美意味的语言为小说集《一番榨》增色不少,小说集里叙述的大多是日常生活琐事,却让人读出了诗的韵味和轻灵。比如《王木多突然挺忙》结尾的一句“天黑如墨布,一枚银色的尖刀一样的铁钩子挂上面”,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和诗化的意境,银色尖刀的意象也符合王木多的警察身份。《锁麟囊》里评价王木多是“三路”干部:“不走寻常路,处事有思路,虽然看上去挺格路”,这种诙谐而又恰当的表述,与作家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密不可分。《菩萨蛮》《烂昭昭今未央》等小说题目的设置既弥漫着古典文学的美感,又与故事内容高度契合,体现出作家的独具匠心。

总体看来,小说集《一番榨》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与难题,让原汁原味的生活在小说中流淌开来,生机勃勃却又危机四伏。小说集中的世情种种如酒般浓烈,显示出贾新城对新时代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注。

《孩子妈妈》
水印木刻
35×35cm
1982年
蒙希平

栖情禽鸟中

品读蒙希平水印版画

□陈晓媛

《吸水》水印木刻
35×35cm 1982年 蒙希平

古人论诗有云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,意即描写景物也是为了抒发情感。作为北大荒第三代版画家的蒙希平就深谙这一点,其版画作品大多“以我观物,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”。

蒙希平出生于黑龙江省宝清县八五三农场,乡村的日常生活、农场的生产劳作,使其对自然和生命有着深刻的观察与感悟,他的水印版画多以田野乡间常见的小动物为主题,将情感寄托于禽鸟之中,表现出人与自然、人与动物、人与社会之间深刻而细腻的关系,展现了大自然的灵动和生命的力量,传递出画家独特的艺术语言与情感寄托。

“凡物之美者,盈天地间皆是也,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”;罗丹也说,“世界上并不缺少美,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”。面对人们司空见惯的家禽牲畜、小鸟昆虫,蒙希平探寻着别样的诗意光辉,生命情感与个体记忆的融会贯通,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创造。他刻刀下的禽鸟并非单纯的自然再现,而是充满了深厚的人文情怀与个体情感,体现出思想的芬芳与呢喃。

情感是艺术的出发点,同时也是艺术的归宿点。艺术家只有将情感真实地注入艺术作品中,作品才会具备感染力。蒙希平就善于从心灵的深处汲取情感,并为这种真挚的情感寻找到清晰独特的表达方式。他常常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童年、故乡与劳作的记忆。正如他所说:“我的人生观与我的创作,都与我深爱的故乡和大自然息息相关。尤其是童年围绕着我的那些动物:小鸡、小鸭、小鹅、小狗和小猫,我总是把它们当成朋友。它们在我眼里都是充满灵性的动物,有属于它们的喜怒哀乐,还有亲情甚至爱情。我从它们身上领略最多的,就是那种对主人和家的忠诚,还有一种随遇而安的超然。”在他眼里,这些动物充满了灵性,有属于它们的喜怒哀乐,甚至亲情和爱情。这种将动物视为情感载体的方式,使得蒙希平的作品不仅充满温情,还表现出对自然的热爱与生命的尊重。

母爱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,这博大的爱沉浸在万物之中,充盈于天地之间。蒙希平的水印版画经常通过禽鸟幼雏的守护依偎,展现母爱的深沉与家庭的温暖。这种情感寄托不仅仅是对童年回忆的表达,更是对人类情感本质的探索。《孩子妈妈》创作于1982年,被中国美术馆收藏,当时蒙希平只有19岁,但已经能够驾驭就熟、利落老道。黑白灰为主的色调体现出中国传统写意画笔触墨韵的空灵意境;左右对称的构图产生了平衡稳定之感;竖向的板杖木门与横向的样子垛形成了独特的视觉冲击力。也许是孩子们淘气跑远了,离开了妈妈的视线;也许是妈妈发现了好吃的食物,呼唤孩子们前来觅食;芦花母鸡飞身居于板杖门之上,咕咕咕地呼唤着她的孩子们。毛茸茸的小鸡雏听到妈妈的声音,扭动着圆滚滚的身子叽叽喳喳地汇集过来,稚嫩

的黄色、橙色的小嘴儿和小爪子使小鸡雏可爱的形象呼之欲出。俯身向下的鸡妈妈与仰着小脖子仰望的鸡宝宝们上下呼应、动静结合,情趣盎然。画面上方的母鸡象征着“三春晖”的母爱如同阳光一样温暖明媚,



《春雁》水印木刻 50×73cm 2001年 蒙希平